



短期出国插班留学：

承载家长过多期待？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某英语培训机构的教室外，正等着孩子下课的家长们为孩子的寒假怎么过而讨论得热火朝天。期间，一名家长为7岁的孩子在寒假定了为期两周的新西兰插班学习成了讨论的热点。

短期出国留学有个被留学行业认可的词——微留学。在相关留学专家的共识中，微留学是指让学生到海外正规学校插班上课的一种短期留学体验，学生短期游历到其他国家学习，体验国外学校的特色课程、当地文化及生活方式。

微留学不断升温

若以时间点来划分，2015年被视作微留学的一个分水岭。从那年起，微留学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2018年，一篇《去泰国旅游，顺便让女儿插班上一个月国际幼儿园》的文章，刷爆了不少家长的朋友圈。如今，类似的分享帖早已不鲜见，到泰国插班留学在一些中国家长中已颇受青睐。有报道称，从幼儿园到高中，从孩子单独寄宿到父母一方陪读，中国小留学生成为泰国当地国际学校的重要生源。

贺女士便在2019年暑假送自己正读幼儿园的孩子到泰国曼谷参加为期两周的插班学习，为的是“希望孩子有个浸入式英文环境，同时锻炼社交能力”。贺女士选择的这所学校，插班1个月的学费为7000多元人民币，如果选择住公寓式酒店，每天吃住约在1000元人民币左右，还需加上大人孩子的往返机票。“实际上课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1点半，算下来花费确实不低，但收获还是挺大的。”贺女士说。

相关专家表示，低龄留学是留学市场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和家长学历的增高，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转变教育理念，将微留学视作孩子开阔眼界的有效途径。其中，也有个别家长将其作为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新路径以及缓解教育焦虑的新出口。同时，国外学校越来越看重中国市场，愿意将教育资源开放给中国学生。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微留学市场的不断升温。在不少留学机构推出的2020年留学趋势盘点中，低龄微留学都榜上有名。

能否实现预期价值

从到底要不要送孩子出国留学到该在哪个年龄段送孩子出国留学，再到如今的短期出国插班学习，走出国门接受教育承载的是家长希望孩子开阔视野、接受优质教育的期望。

启德游学业务总监郑宏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微留学的价值在于四个方面：一是短期留学体验可以让孩子因看到世界的不同、体验不同的教育方式，而在认知上有所变化，从而可以站在更多元的角度思考问题；二是真正地沉浸于外语环境中，有助于激发孩子学习语言的兴趣；三是有助于提升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四是有助于培养学习兴趣，同时也为今后的留学规划打下基础。

但在具体操作层面，短期出国插班学习是否能达到家长预期？大家的感受并不相同。有家长觉得短短两周，如果从学习语言角度而言，并无多大立竿见影的效果；有家长觉得时间不在长短，体验不同教育方式、不同文化是最大的收获；有家长也曾遇到孩子不适应的情况，比如因语言问题完全听不懂课上所讲。

据郑宏涛介绍，目前各留学机构推出的微留学产品，两周是主流——一周插班学习，一周文化体验。“从我们目前的产品反馈来看，短期出国体验学习的次数和微留学效果是呈正相关的。”

相关专家认为，对家长来说，选择让孩子短期出国留学，核心还在体验“不同”。但这“不同”并不仅仅是走出国门，看看异域风景，还需事先多做些准备，比如孩子的英文水平是否跟得上当地的课程、所选的学校是否适合等。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对家长来说，如何实现最优选择，以实现微留学的价值，并非易事。

贺女士曾在热门短期留学目的地泰国清迈和曼谷之间犹豫，最终选了曼谷。“假期到清迈插班学习的中国学生很多，在一起还是说中文，并不能实现短期留学的初衷。但从时间上来讲，两周有些短，1个月更合适些。”

就此，郑宏涛表示，如果家长对于国际教育有一定的了解，相关知识储备丰富，可以自己规划留学行程。但要详细考察接待学校的资质。如果家长对海外学校的了解有限，需要通过相关机构选择微留学产品，则首先要保证安全，尽量选择正规的、口碑好的机构；其次，面对眼花缭乱的产品，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仅要看行程规划，也要看学校的情况，比如是在学校租用教室还是真正进入学校的课堂；第三，要提前和孩子沟通好，为孩子做好心理建设；第四，家长要有平常心，尽量放手让孩子充分体验。

曾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到新西兰短期插班留学1个月的王女士表示，如何选择的问题问题在于是否适合孩子，同时要考虑家庭的经济条件能否承担得起，不要盲目跟风。“短期插班留学只是孩子整个教育经历中的一环，不要夸大其价值，也不要给孩子要在短期内学到什么东西的压力。家长在选择时的态度、如何考察学校以及如何看待微留学这件事等都对孩子的影响很大。”王女士说。

（本文配图来源于网络）

创设交流平台 搭建友谊桥梁

张斯琦 刘雁翎 林瑶



2016年2月，北卡华人学者中美交流协会成立大会上的合影。

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市附近，坐落着杜克大学、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等一批知名高校，常年有数千华人学者学生在此学习研修或工作。2016年，在几位访问学者的积极努力下，北卡华人学者中美交流协会（NCCSEA）成立。这是北美地区正式注册的面向访问学者的华人学者协会，旨在留美学者与当地学者之间创建学术交流平台，加强学术与文化的交流，同时为初来乍到的华人学者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他们维护自身权益。

现任副理事长聂辉老师几年前被协会邀请做讲座后，便投身协会工作。如今遇到新加入的访问学者，他都会满怀热情地向大家介绍协会的情况。聂老师感慨道：“这么多中国学者来到北卡访学，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充分体现了科学无国界，也展示了中国的开

放与发展。协会可谓是应时而生，应需而生。”

举办讲座是协会平时开展的主要活动。几年来，协会已经邀请中美专家举办学术讲座60余场，并发起“北卡华人学者讲坛”，内容涉及中美文化、科学研究、教育、医学人才培养、领导力等诸多方面。

2019年的月圆中秋夜，协会举办的晚会吸引了上百名学者学生参加。大家欢聚一堂，感受中华传统在美国的别样之美。“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来自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赠送的精致苏式月饼，欢快的即兴舞蹈，丰富的趣味游戏，让大家彼此间更似家人，忘却了那份“佳节思亲”的忧郁。一位访问学者感叹道：“初来美国，背井离乡，恰逢佳节，本应思虑更甚，但这其乐融融的氛围，却让我看到了家乡的明月。”另

一位访问学者表示，祖国的凝聚力不只体现在国内，更体现在海外游子之间，让人感到有华人之处，便是家之所在，同胞的饭便是团圆饭。

为学者们提供生活上的便利和紧急援助是协会的一大功能。2019年8月，访问学者小敏（化名）在即将回国之际因一些意外遭遇，心理压力巨大，加上独处的惶恐，在协会微信群里流露出无助之意。协会发现后，立刻派工作人员联系小敏并登门看望，发现其问题严重后及时与其国内家人取得联系，并迅速组建了9人救助小队。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以最快速度联系、协调国内多家部门，并为小敏改签了最便利的回国机票。协会派工作人员一路陪护小敏，直至到华盛顿登上归国航班，同时还联系已回国的原协会成员到机场接机，直到小敏安全与其父母团聚。小敏康复后，在给协会的信中感叹道：“当我遇到危险与困难时，协会的老师与教育处的同志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什么是同胞，什么是爱。”

回顾协会成立以来的历程，现任会长王朝晖博士表示，协会下一步的工作重心之一是要扩大其在美国社区中的影响力，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同时鼓励到美国访学的学者当好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此外，继续完善协会这个平台，尝试建立各大学科的学部，并推动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

（作者简介：张斯琦，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杜克大学访问学者；刘雁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杜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林瑶，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博士。）

征文

跨越太平洋的记忆(27,28)



我和甄宜芬

黄 峰

初来实验室的时候，四周都是美国人，我成了“老外”。我的性格本来就内向，不爱说话，那时候英语还不好，所以每天去实验室都是默默地待着。到下午5时，再踏着芝加哥静默的白雪赶车回到住所，这样孤独的日子大概持续了1个月。

“我去过中国。”某次，和我一起做实验的卡罗琳对我说：“2004年的时候，我在杭州住过。为什么中国人总喜欢叫我们‘老外’？”

“‘老’ means old。”我直截了当地说。

卡罗琳听了很生气，她抱怨说那时候自己才14岁，为什么对她用这么伤人的称呼。我赶忙又补充说，在中文里我们用“老”字表达关系的亲近，像“老朋友”那样。我之前也在杭州待过，因此，共同分享在杭州的经历成了我们最开始的聊天内容。有了这个开始，我和卡罗琳很快熟悉起来，她开始提醒我参加系里的聚会，耐心地听我讲英语，并且不断地向我解释其他人谈话的内容。渐渐地，我提升了自己讲英语的信心，积极地和卡罗琳聊天的同时，和实验室其他研究生的交流也多了起来。

在芝加哥的第一个夏天过得很快，我还没来得及好好珍惜，校园里的枫叶已经染上了秋色。某天，卡罗琳兴冲冲地跑进实验室对我说：“我和妈妈提起过你，她想邀请你去我们家过感恩节。”卡罗琳的妈妈詹妮弗是位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和宗教。

感恩节前，我同卡罗琳到了她在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市的老家，卡罗琳的父母有一栋漂亮的二层小楼。我们到



作者（右一）和詹妮弗（居中穿红色衣服者）、卡罗琳（左一）合影。

了后浏览了墙上的中国字画，欣赏了桌、柜上的陶瓷花瓶，卡罗琳的妈妈詹妮弗才下班回家。她一头银色的头发，谈吐有方，让我印象深刻。

“我们有中文名字。”詹妮弗用中文说，“我叫甄宜芬，给3个女儿也都取了中文名。卡罗琳叫‘嘉琳’。”

说完，她拉着我到了客厅，给我看她们在中国拍的照片，慢慢讲起一家人在中国的经历。她去杭州、西安等地，在浙大西溪校区待的时间较长。她有一本厚厚的杭州旅游指南，在每个景点旁边都标上了观景日期，内中还夹杂着某些景点的门票。

我和卡罗琳回芝加哥的前一晚，詹妮弗心里有点不舍。等到朋友们走了，她又拉着我坐在客厅。

“你能帮我找找《西游记》里‘车迟国斗法’那集吗？”詹妮弗拿来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对我说。我帮她找到了央视版的《西游记》，还带有英文字幕。詹妮弗看得很认真。

“你在YouTube上还可以找到带英文字幕的《红楼梦》吗？”詹妮弗又问。

我很快找到了，点开的那集正好是关于鸳鸯。詹妮弗不仅了解鸳鸯，对其人物如平儿、袭人、探春最后的结局也都知道。

离开卡罗琳老家之后，我开始帮詹妮弗拍摄国内的祠堂、庙宇以及记录家乡的各种风俗习惯。我很开心能帮她这个忙，对我来说，正跟着一位“老外”学习重新认识中华文化。

（作者系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